

雨街手稿

舒笛

我在燈下攤開溢奔的漢唐，被許多咏月與秋懷，許多戍卒的寂寥與曩昔底繁華，網在子夜無喧的桌前。

那是一冊竟夕難以讀畢的全集，節過歷史的年代，如今正以一種線裝精印仿古的面目，呈現在文明的燈下。

我不知道那時的夜臨以後，你是否點燭或油盞，就着微黃的光暈看書與吟詩？但那終究是很具氣氛的模樣。你應該是不覺得寂寞的，在這樣的夜裡，我能夠想像你的影子靜立在你身側的牆上，按撫著你懸掛壁上的詩軸或寶劍，那時你吟詩或縱酒賦詩，顛狂的癡態令人莞爾。時間隨着窗外的風聲，掠過更遠的松林飄成歷史，你可曾想到千百年後，你仍是記憶中最難忘懷的人物？

隔著許多朝代的興盛與衰頹，你生活的朝代是我自小即朗朗上口的盛唐，在歷史的甕中沉釀着最芬芳迷人的氣息。那應是有源由的，源自那些成冊流傳的唐詩，繽紛地散射著彩芒。故而因着如是詩泉，流過久遠的年代依然醇厚。你的詩是一泓不止的泉流，自從接引自你的灌溉後，不會有過乾涸的渴，那潺潺的水聲永在回響。

而關於你的家世，千百年來仍存在着無所適從的推論，我却寧願喜歡你在贈張相鎬二首中的其二所述：

家本隴西人

先為漢邊將

功略蓋天地

名飛青雲上

苦戰竟不候

當年頗惆悵

那是無需再有爭辯附會的了，因為你的出生，為盛唐的諸詩添加了盛茂纍實的景象，傳誦在歲月的風中，依然鏗鏘灑脫。你可喜歡後人喋喋為你的身世而獨忽略你的詩作？

據說你五歲能誦六甲，十歲觀百家，通詩經、書經等經書，讀書於綿州彰明大康山；及至十五，好劍術偏干諸侯，那應該是怎樣一付年輕模樣，我只能在你詩裡揣想。

那時，你在四川，童年以至成年的歲月於蜀中渡過，卻不會在你詩中讀出對故蜀的鄉愁。彷彿你是沒有故鄉的人，一匹奔馳在盛唐疆土的無羈的良駒，只響往著長安，那天下人都心神往之的故鄉，日夜都在殷殷地召喚你奔向伊的懷抱。在伊的包容裡，你看見許多生命綻放出光采，聽見生命的聲息在長安嘹亮地吼出。

然後你去了，二十五的壯年不該猶居故鄉，你出蜀遊於襄漢之地，南泛洞庭，東至金陵揚州，更為客於汝海，還憩於雲夢。你踩下了奔赴長安的首步，却仍怯怯地踟躕，携妓浮舟，酣飲縱酒，娶妻生子，賦詩成名，終又離去。

我不知道你為何離去安陸，遊於太原，寫就不少咏戰的詩作，再而前往山東。那是一條曲折蜿蜒的通往長安的道路，為何你走得如是緩慢，常近長安而又翩然遠去瀕海的魯地，在那兒落腳納妻生子。是否你在等待，以你賦詩的盛名先闢長安，讓聖上以禮賢的徵召喚你入京？這樣的選擇常令我疑惑，但是你等待的徵召終於逐漸的近了。

讀到你去魯赴長安的途中，在金陵所寫的那首「寄東魯二稚子」，我忍不住在燈下細細地欣賞：

吳地桑葉綠，吳蠶已三眠。

我家寄東魯，誰種龜陰田。

春事已不及，江行復茫然。

南風吹歸心，飛墮酒樓前。

樓東一株桃，枝葉拂青烟。

此樹我所種，別來向三年。

桃今與樓齊，我行尚未旋。

嬌女字平陽，折花倚桃邊。

折花不見我，泣下如流泉。

小兒名伯禽，與姐亦齊肩。

雙行桃樹下，撫背復誰憐。

念此失次第，肝腸日憂煎。

裂素寫遠意，因之汶陽川。

啊，太白，我在竟夜的翻尋中，終於也尋着你惦記骨肉的詩作。

雖說你是不務生業的父親，終日喝酒談詩論仙，只因長安的宿願未償，拋妻棄子無以隨行，一別三年，無情却有深情的此首。想來你在赴往的途中為此去的未來心緒忐忑，盛唐的繁華使長安激盪着洶湧的巨濤，一介詩人的躍入，如何泅游在衆人的掌聲與仰慕而不溺沉？是否你已在赴京的路途開始念起從前的種種，讓懷妻悵子的愧疚情緒幽幽地滋長，成爲你沉重的負荷。

京師終於在你的到臨後，曾經有過爭誦的光輝，衆人的掌聲與喝采却不能免你脫逃波及的權力傾軋；太白，你年少的激情延至入京的四十二歲，逐漸在頹微的朝代裡煙消灰散。那曾經你心神往之的大唐長安，在兵亂的前兆裡睜眼無視於你的告別，讓你從此再而浪跡天涯，與道士同遊。

此後的日子是一連串的顛沛流離，安史亂平又遭貶謫夜郎，爲你的晚年憑增更多的傷懷。而那前往夜郎的途中，逢大赦免罪而下長江，也不能稍添些許安慰了。人生於你百世罕遇的奇才，竟如許無情薄汝，教後人爲你扼腕。

子夜攬詩，我不能只涉入你詩的世界；面臨你的詩時，太白，我常常要這麼設想，設想千百年前的你，是在何種的際遇下和着感觸斗酒賦詩，爲千秋萬世的子民垂掛滿天耀眼光星的詩作。是以，在這樣靜謐的夜裡，信手溯書寄你，竟爲你抖出一生的坎坷，這是我的莽撞而希冀於你的宥恕，不知可否？

● 信手寄李白